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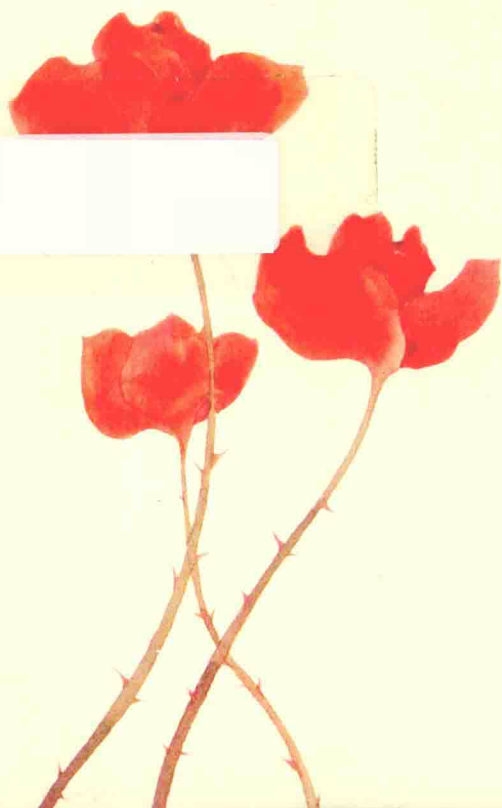
蓝白色

著

谁许情深
误浮华

上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团结出版社

谁许情深
误浮华^①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蓝白色

著



 国 家 教 育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谁许情深误浮华 / 蓝白色著. —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5126-3129-8

I. ①谁… II. ①蓝…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14701 号

书 名 谁许情深误浮华
作 者 蓝白色
出 品 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何亚娟
责任编辑 唐立馨 赵真一
特约策划 何亚娟
特约编辑 邹 爽
封面设计 菜大包
封面绘图 度薇年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永顺兴望印刷厂

开 本: 1/32 880mm × 1230mm
印 张: 17.5
字 数: 52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6-3129-8
定 价: 45.00 元 (全二册)
(版权所属, 盗版必究)

CONTENTS

目
录



- 第一章 好久不见 / 001
- 第二章 半个陌生人 / 026
- 第三章 谁都有秘密 / 058
- 第四章 靠近 / 083
- 第五章 谁的一笑误我浮生 / 103
- 第六章 缺一点 / 132
- 第七章 多出的那个人 / 164
- 第八章 不一样的烟火 / 191
- 第九章 习惯是件可怕的事 / 219
- 第十章 回忆不可怕 / 246



这是个再寻常不过的周五的下午，任司徒所在的心理诊所来了个有些不寻常的来访者。

其实早在上个星期，任司徒已经拿到此人从别的心理诊所转来的病例，这个叫作秦俊伟的老人家患有中度偷窃癖，虽家境优渥，但总是反复出现不能控制的偷窃行为。秦俊伟的家人对此基本上抱持的是放任自流的态度，甚至一度给秦老先生配了个司机，专门负责偷偷跟着老先生，他前脚刚偷了东西，司机后脚就悄悄给店主塞钱平息事端。直到某次司机一时跟丢了，秦老先生偷东西时被抓了个现行，随后还遭到了殴打，至此，秦老先生的家人才认识到事件的严重性，这才强迫老先生来看心理医生。

在任司徒接触过的所有来访者中，其实秦老先生的情况并不算最奇特，只不过他的资料是从国内最权威的心理诊所转来的，可见诸多业内名师都对他束手无策了。

这位老先生当天下午很准时就到了。推门进来的是个特别意气风发的长辈，时值冬季，他穿一套普通的运动服，脚上蹬双运动鞋，外边却罩了件十分有型有款且看来价格不菲的羊毛大衣，围着同品牌的羊毛围巾。他

一进门，任司徒就不放过任何观察他的机会，只见他把大衣和围巾随意地往门边的沙发上一扔，自己落座时，却很小心翼翼地把运动衣的褶皱顺平了再坐下，显然很宝贝自己身上这套十分便宜的运动服。这种反差在任司徒看来很有趣，但一般人很难会把这么个人和屡教不改的盗窃行为联系在一起。

“下午好。”任司徒微笑地看他一眼，按下桌边的电话机，准备内线让人送茶水进来。

老先生十分不屑地看了一眼任司徒，又环顾了一下这个十分标准的心理治疗室的陈设，“我之前的主治医生应该已经跟你说了，我从来不坐那张躺椅的，躺那儿跟要被你们解剖似的……”

任司徒依旧微笑，“您怎么随意怎么坐吧，别把这儿当成诊所，就当是来和我这晚辈聊聊天的。”

老先生立即反唇相讥道：“那跟你聊天也太贵了吧，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儿一小时收费多少。”

虽是这么说，但秦老先生随后还是在任司徒稍一引导之后，真的就不客气地大说特说了起来，显然对于他曾经的“光辉事迹”，他是十分乐于分享的。

秦老先生年轻的时候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职业小偷，他不仅不屑于隐瞒此事，甚至觉得这是十分光荣的一段过往，带着一种近乎缅怀的语气告诉任司徒：“你知不知道，进口车刚进咱们国内的时候，完全没有人开得了德国佬做的车锁，而我，研究了三天三夜，就把这难关攻克了。当年我在我那个行当里，绝对是精英。”

任司徒坐在他对面的单人沙发里，一边悉心听着，一边看着之前的诊所随秦老先生的病例一道发来的诊断结果：偶发型、满足空虚心理及报复心理的偷窃癖。秦俊伟先生在家庭生活中被忽略，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于是下意识地选择了自己习惯的生活状态，并渴望以偷窃的形式得到亲人的重视，重新树立自信。

光辉事迹听够了，轮到任司徒发问了：“秦先生，跟我说说您家里头的事吧，听说您一直是和儿子相依为命的，您和他的感情应该很好吧？”

秦老先生顿时脸色就变了，之前的得意瞬间消失无影。显然老先生一点都不愿提及这个儿子。

任司徒在记录本上写下“家庭因素”四字并重点圈注。可就在任司徒翘首企盼他会如何回答时，老先生狠狠地把脸一别，竟就这么猛地站了起来，“你到底行不行啊？这些问题我之前的医生全都问过了，我也已经回答千儿八百遍了，简直是浪费时间！”

老先生一把抓起外套和围巾，这就要走。任司徒下意识地站起来，刚要开口挽留，却在老先生一把拉开门把手的同时，门外有人要敲门进来。

敲门的正是秦老先生的司机小徐。

司机手中还拿着手机，见门突然开了，稍微愣了一下，看了一眼老先生拿在手里的衣物，又越过秦老先生的肩头看了一眼任司徒，有些疑惑，“您这是打算走吗？”

“你给我找的这什么医生啊？没半点水平……”老先生立即向司机抱怨，这就要迈步出去。

司机面露难色，堵在门边没有要让开的意思，“可阿钟刚来电，问您晚上要不要和他一起吃饭，他待会儿下班，正好可以顺路来这儿接您。”

老先生脚下猛地一停。

从任司徒的角度看过去，老先生侧脸线条微微一紧。看来老先生的死穴，就是他那儿子了。

任司徒正这么想着，就在这眨眼的工夫里，老先生说的话就推翻了自己之前的决定，“谁说我要走了？”说着立即把衣物抛回沙发上，“我还没聊够呢。”

任司徒客气地望向小徐，做了个请的姿势，小徐这才关门退了出去。这时候的老先生已经跷着二郎腿优哉游哉地坐回了沙发上。

见老先生不自觉地望向窗外某处，脸上隐隐带着某种欣慰的神情，任司徒也随着他的视线看过去，只见远处那栋最高的建筑物在阳光下折射着有些刺眼的光线。

那是栋新落成的写字楼，任司徒低头略一思考，顺势换了个话题：

“您儿子在这附近上班吗？”

老先生下意识地收回目光，微微敛了敛眉，调整好了表情，懒散得仿佛只是随口提这么一句：“就在隔壁街，那栋新建的写字楼。”

虽然老先生恢复了一贯的傲慢样子，但他之前的反应已经出卖了他。

看来这会是个有趣的治疗过程，任司徒不由得笑了。

秦老先生的初诊就这样在任司徒试图突破老先生的心防，以及老先生拿腔拿调的做派中结束了，任司徒收拾东西打算提前下班，不承想莫一鸣这么不巧地选在这个时间点敲门进来。

“怎么样？那老先生难缠吧？”

任司徒倒是诧异，“你不是在休年假吗？怎么跑回来上班了？”

显然莫一鸣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优哉游哉地踱步到任司徒的办公桌对面，“听说孙瑶今天回国？”

任司徒一听就笑了，“对，我正准备去接寻寻下课，再去和孙瑶会合，一起吃晚饭。”

莫一鸣一米八几的个头，眉眼非常凌厉，却偏要做一副小猫儿摇尾乞怜的样子，“带上我呗！”

任司徒赶紧让他打住，拎了包起身，绕过办公桌准备去拿挂在门边衣帽架上的外套，“早知道你会这样了，孙瑶已经提前说了，让我不准带上你。”

此时不用回头，就知道莫一鸣已经恢复了那一贯的凌厉到有些吓人的表情，因为他的语气已经低沉到近乎阴沉了，“她真的就那么讨厌我？”

任司徒这才回头看一眼莫一鸣，果然莫一鸣的表情不怎么好。

莫一鸣心理执照拿得比任司徒还要早四年，脾气的自控能力却实在让人不敢恭维，正可谓医人者不能自医。任司徒想了想，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只是叹了口气，“下次吧，这次算是亲人聚会。下次一定带上你，行吗？”

莫一鸣这才缓缓，来到任司徒面前，把一个小礼盒递给她，“年假出去旅游的时候买的，替我送给她。”

任司徒犹豫了半秒，还是收下了，另一只手从衣帽架上拿下外套，“那我就先走了。”

莫一鸣妥协地点点头。

任司徒边穿外套边走到门边，莫一鸣双手插着裤袋，目光有些寥落，可突然间任司徒又停了下来，直看得莫一鸣一愣。

见她驻足在门边，低着头有些紧张地翻找起口袋来，莫一鸣不由得问：“怎么了？”

任司徒顾不上回头，翻找完了口袋，又开始翻自己的包包，“我钱包好像不见了……”

冬季时分，太阳落得早，此时已经有余晖斜映在了半边天空上，一辆泛着锃亮光泽的黑色轿车载着秦老先生，减速停在了新建成的写字楼外。

秦老先生坐在后座，开始检视自己方才顺手牵羊得来的成果——一只女士钱包。

小徐坐在驾驶座，透过后视镜看着老先生那隐隐的眉开眼笑的样子，无奈地摇了摇头。

老先生数完了钱包里有多少纸币，又开始数有多少张银行卡，就在这时候，另一边的车门打开，一个年轻男人面无表情地坐进车里。

男人二十七八岁的模样，一双冷眼亮如寒星，身上却是一套暗色调的西装，坐进车里时大衣已经脱下了，就放在手边，甚至衬衣领口也微微敞开，被窗外的寒冬一映衬，越发显得这身行头单薄。

他身上唯一有点冬天气息的东西就是那双手套，他随后把手套也摘了。他的手指十分修长，不只是手指，连他整个身形都显得十分颀长，本来很宽敞的后座空间，因他那双曲着的长腿，相对地也显得狭窄了。

秦老先生见身旁坐进了这么个人，十分开心，倒是一点也没有要把钱包藏起来的意思，只暂时把钱包放在手边，笑眼看向对方，“你今天怎么这么早下……”

年轻男人的声音倒是比窗外的寒冬更加料峭，略显冷淡地对小徐说了声：“开车。”

他只说了这么两个字，便打断了秦老先生的话，摆明了不想和老先生有什么交流。秦老先生的表情僵住片刻，默默地一咬牙，索性破罐子破摔，扭头看窗外，也不搭理对方了。

后座的这两个人互相视对方为空气，小徐只能无奈地看一眼，默默地发动车子。

年轻男人低头看自己的文件，秦老先生扭头看窗外千篇一律的景色，车内的气氛十分尴尬，但很快秦老先生就找到了转移注意力的娱乐活动——继续去翻那只顺手牵羊得来的钱包。

“没想到她年纪轻轻的，孩子都这么大了……”秦老先生翻到钱包里的一张照片，不由得自言自语。

照片中的任司徒正抱着个四五岁模样的小孩儿，笑着亲他的脸颊。小孩长得十分可爱，表情却挺酷。

年轻男人闻言，下意识地投来一瞥，只匆匆掠过那张照片，视线便回到了文件上，可突然间，他像是被揪住了痛觉神经似的，蓦然僵住，转眼间已再度抬起头来，看向那张照片。

秦老先生完全没来得及反应，手里的钱包已经被儿子夺走了，老先生不满地一瞪眼，这就要发难，“你……”但随后看见的这一幕，令他不由得噤了声。

自己的儿子正一脸错愕地看着照片，看着照片里的女人，还有那个表情酷酷的孩子，目光一瞬不瞬，可渐渐地，目光中的错愕被越来越多的失落所淹没。

老先生不由得疑惑问道：“时钟？”

他这么一唤，时钟这才后知后觉地醒过神来似的，此时的他已没了一把夺过钱包时的冲动，而是恢复了一贯的冷淡，把钱包还给了秦老先生。

仿佛之前的一幕只是老先生的幻觉，时钟重新看起了文件，表情淡漠，身姿也是一贯的两耳不闻窗外事。

只是谁也没有注意到，他捏着文件边缘的手已经僵硬到指节发白。

任司徒的车停在幼儿园门口的警示黄线外，眼看着一帮孩子蜂拥着走

出校门，她的目光也透过挡风玻璃在人头攒动中寻找寻寻的身影。没等她找到寻寻，副驾驶座的车门已经被人打开，面无表情的寻寻坐了进来，把书包往腿上一搁，丢给任司徒两个字：“开车。”

任司徒皱起眉看向这小家伙，没承想这小家伙也皱起眉苦哈哈地回视着任司徒，不等任司徒发问，他已经说了：“我失恋了……”

“什么？”任司徒还以为自己听错了。毕竟这么个沉重的话题从这张奶声奶气的嘴里说出来，让人一点真实感都没有。

“李睿依把我送给她的铅笔和橡皮全送给了林森。真搞不懂那五个木头有什么好的……”

李睿依这名字，任司徒倒是听他说过一两次，至于那所谓的“五个木头”……

看样子小家伙刚经历了一段幼儿园里的虐恋情深，任司徒到底是该责备他还是安慰他？她想了想，最终还是揉了揉他的脑袋，“没关系，你会找到更好的。”

小孩子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等任司徒带着他到了餐厅，他的注意力就被菜单上的美食攫住了，坐在餐桌旁开开心心地翻着菜单。

他们之前经常来这家餐厅，寻寻对这里的菜式基本上都清楚，凭一己之力就点好了他自己想吃的东西，这时候他才想起来要问任司徒，“孙瑶什么时候到啊？”

任司徒这时候还在和孙瑶聊着微信，听他这么问，才抬起头来，“有记者一路跟着她的车，等她甩掉了记者就过来。”顿了顿，又纠正他，“要叫孙瑶阿姨知不知道？指名道姓的不礼貌。”

小家伙“哦”了一声算是答应了，可他低着头翻菜单的时候，忍不住小声嘟囔起来：“可孙瑶让我叫她姐姐，那我到底该叫什么？”

任司徒倒是被他问住了。自己目前未满三十岁，依法还不能收养孩子，寻寻名义上是被任家一个失独的亲戚收养，实际上却一直是任司徒在带孩子，孩子对她从来都是指名道姓地叫，她也从没纠正过他……

任司徒正琢磨着该如何处理这一系列的称谓问题时，包厢的门被人霍地推开，戴着大墨镜的孙瑶风风火火地进来了。

孙瑶一把摘了墨镜，亲昵地揽了揽任司徒的肩，“等得不耐烦了吧？”

任司徒看看手表，“速度不错，十五分钟就甩掉那些记者了，比上次快多了。”

孙瑶朝她笑笑，转眼瞅见了还低着头看菜单的寻寻，眼角都笑得眯了起来，蹬着高跟鞋三步一跨，噔噔噔地就来到了寻寻身边，这就要拥他个满怀，“哎哟宝贝儿，想死你了，来，亲一个！”

寻寻的小肉手赶紧捂住自己的脸蛋，“不！”

任司徒忍俊不禁地看着这一大一小的互动。寻寻的表情十分坚决，看得孙瑶愣了一下，转而又笑着改口道：“那换你亲我？”

寻寻奶声奶气又十分义正词严和坚决地拒绝道：“男女授受不亲。”

孙瑶这回是真的惊讶了，身体稍稍向后仰了一些，就为了好好地上下打量一下寻寻，“哇！你竟然会说这成语，谁教你的？”

寻寻略带得意地保持缄默，孙瑶询问的目光不由得瞥向还在一旁看好戏的任司徒。任司徒连连摆手以证清白，“我怎么可能教他这个？”

接连被同一位异性拒绝两次，这在孙瑶的人生中绝对是破天荒的体验，孙瑶倒也不急，悠悠然地从自己包里拿出几张东西，在寻寻眼前慢吞吞地一晃，“你看这是什么？”

寻寻本来只是无意识地一瞥，突然两眼放光。孙瑶见状，得意地朝任司徒一挑眉梢，同时把自己的脸颊凑向寻寻的嘴边，“签名照和演唱会的票，我都帮你弄到了，你该怎么感谢我？”怕暗示不明显，孙瑶甚至抬手点了点自己的脸。

这回连任司徒都忍不住凑过去看孙瑶手里到底拿着些什么——原来是某位新晋女歌手的签名照和演唱会的票。任司徒可从来没听寻寻提过他喜欢这个女歌手，不由得好奇起这一大一小背着她达成过什么协议。

可下一秒，任司徒就见小家伙恢复了一脸的闷闷不乐，“李睿依跑去跟五个木头玩，不跟我玩了。我才不要把票送给她！”

任司徒这才从孙瑶口中得知，李睿依那小姑娘喜欢这位女歌手，只可惜寻寻要到了签名照和演唱会的票的时候，小姑娘已经跟别人跑了。

在用餐完毕回程的路上，孙瑶一边看着自己隔天的通告表，一边安慰着情场失意的寻寻：“感情的事就是这么变幻莫测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下周末我和任司徒陪你看演唱会。你要相信，失去你是她的损失。”

寻寻默默地点了点头，但显然对于孙瑶的言论，他是听得一知半解的，万般失落之下还不忘抬头问任司徒：“变幻莫测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很多东西，你都预料不到未来会发生什么变化。”任司徒想了想，怕自己没解释清楚，又打了个比方，“就像本来是晴天，可突然就下起雨来，我们就可以说，天气变幻莫测。”

寻寻是个特别能学以致用用的孩子。隔周周末任司徒带着他去听演唱会，见原本的晴朗夜空突然下起雨来，寻寻就特别像煞有介事地做无奈摇头状，“这天气，真是变幻莫测啊！”

任司徒听了就笑了，习惯性地摸摸他的发顶，再捏一捏眉心，这才重新看向舞台上那个光芒璀璨的女明星——要知道她之前已经打瞌睡打了一个小时了。

任司徒所在的VIP区上方正对着空旷的夜空，几乎可以说是全程目睹了原本淅淅沥沥的雨丝如何越下越密，可这雨势却阻断不了歌迷兴奋的尖叫声。任司徒的心思却根本就不在听歌上，只顾着用皮包给寻寻挡雨，幸好体育场顶端的伸展挡板渐渐地合了起来，工作人员们也以最快的速度尽量在伸展挡板遮挡不到的地方搭起雨棚。

任司徒从小就不是个爱追星的人，加上昨晚因为一个闹自杀的病人，她自己也整晚没睡，此刻自然是瞌睡连连，就更提不起兴致听比自己小这么多岁的女歌手声嘶力竭地唱情歌，倒是女歌手翻唱的一些老歌她还有印象。一旁的寻寻倒是听得津津有味，时不时地揪住他不懂的歌词问任司徒：“她为什么要唱‘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排队’？”

任司徒就快要被小家伙的呆萌问题给击溃了，失笑着解释道：“她唱的是‘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

这个总把自己包装成一副小大人模样的小家伙，现在这样乖乖点头、恍然大悟地说着“哦”的样子，实在是可爱至极。

演唱会散场时，现场一片混乱，不少淋成落汤鸡的歌迷尖叫着四处逃

窜躲雨，任司徒领着寻寻到处找厕所。一路上除了听周围人的欢声笑语，就是听寻寻高声问：“到了没有？到了没有？我要嘘嘘，快憋不住啦！”

任司徒这时候真想打电话去埋怨下中途爽约的孙瑶，孙瑶之前给歌手朋友做嘉宾时来过多次这个体育场，自然熟悉这儿的路线，如果她在，任司徒根本不需要这样带着寻寻到处乱窜。

“快憋不住了憋不住了！”

寻寻的呼救声直接把陷在恼意中的任司徒给拽了出来。任司徒低头看了一眼小脸憋得通红的寻寻，一咬牙，直接抱起他就往前方冲。

终于把寻寻送进了厕所，任司徒倚着厕所外的墙壁大口大口地喘气。

任司徒觉得自己十分有必要去批评一下总是放她鸽子的孙瑶，可刚从包里摸出手机，就有一通电话进来。任司徒一看到来电显示上的名字就心里一咯噔，慌忙接起。

对方传来一句：“任医生……”

任司徒认出了这个伴着哭腔的声音——

是在她那儿接受治疗，昨晚还闹了自杀的周女士。

单从声音就听出对方情绪有多不稳定，任司徒一时呼吸都哽住了。

周女士在哺乳期内遭遇丈夫出轨离去，患上产后抑郁症并伴有自杀倾向，其母亲只好将她带回娘家，昨晚她再度留下遗书离家出走，周女士的母亲和任司徒连夜跑遍了大半个城市，最终在一栋公寓楼的屋顶找到了她——那正是她与前夫的婚房所在的公寓楼。

如今短短二十四个小时不到，周女士再度产生厌世情绪，任司徒只能在电话里劝她，可她却越说越激动：“我在超市看到他和那个女人了，他们凭什么那么幸福？我的孩子一岁都不到，他怎么可以……怎么可以……”

“昨晚你不是都已经答应我不再胡思乱想了吗？”说到这里任司徒才意识到自己现在万万不能责备她，于是赶紧打住，转移话题道，“你给我乖乖待在家里，哪儿也别去，我现在过去找你。”

时间紧迫，任司徒要赶紧带着寻寻一起离开，只好硬着头皮进男厕所了。

在厕所外排队的人已将门口堵得水泄不通，任司徒只好从队伍的一侧硬挤进去，在众位男士诧异的目光中低着头不管不顾地说：“不好意思，让一让，不好意思……”

此时的她完全没发现，个头还不到成年人腰侧的寻寻已灵活地从队伍的另一侧蹦了出来，一大一小两人中间隔着排队的人群，都没发现彼此。

到处都是人，寻寻一路往外走，一路扬着小脑袋、掂着脚尖环顾四周，可都没看见任司徒的身影。

小家伙的脸蛋上堆积起了越来越多的焦虑，正当他一边张望着一边继续往前走时，猛地迎面撞到一个人。

寻寻撞到的是个成年男人，成年男人见小家伙像在找人，不由得蹲下来，视线和寻寻齐平，“小朋友，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我在等我妈妈。”寻寻有点不太想搭理对方似的，边说边四处张望着，视线偶尔掠过对方的脸时，也是满含警惕的。

“你是不是和你妈妈走散了？这儿人多，来，叔叔带你去旁边，那儿空旷点。”成年男人指一指不远处的出口。靠近出口的方向确实没那么拥挤，但出口外正对着的就是露天的车道，成排的车子冒着哗哗的雨势堵在车道上，等待疏通。

其中一辆车上，黑色的玻璃后，有一双眼睛，本是无意识地瞥向窗外，却在某一秒被不远处的那个成年男人以及那个小男孩攫住了视线。

直到车内后座上的一个女人轻声唤了句“时先生”，那双眼睛的主人才短暂地收回目光。

“不好意思哦，请你来听我的演唱会，结果你一首歌也没听到，还得负责送我去参加庆功宴……”女歌手说话的声音和唱歌时一样甜。

“没关系。”这个被唤作时先生的男人只淡淡地说了三个字，便再度看向窗外，当看到不远处的那个成年男人向那孩子伸出手时，他目光一紧，手下意识地抓住了门把手，转瞬已拉开车门，要冒雨下车似的。

同一时间，寻寻看着自己对面的这个成年男人朝自己伸出手，赶紧把自己的手背到身后，“我妈妈说了，不能跟着陌生人乱走。”

成年男人顿时面露诧异。寻寻仰头回视着对方，眼神坚定地写着拒

绝。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时，寻寻突然被身后的某股力量拉了过去——

寻寻吓了一跳，慌张地抬头看突然抱住自己的人——

原来是任司徒。

寻寻这才放松下来，嘟着嘴埋怨道：“你跑哪儿去了？”

任司徒这才松开原本正抱住寻寻的双臂，改而拉起寻寻的手，一边朝对面的陌生男人客气但也警惕地颌了颌首，一边牵着寻寻离开。

寻寻有了任司徒的庇护，走远了一些之后又忍不住好奇地回头看向那个陌生男人，“他会是拐卖小孩的吗？万一我们冤枉好人了怎么办？”

虽然知道不该向孩子传播负能量，但任司徒已经凭着本能率先脱口而出了：“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

寻寻听明白了似的，郑重地“哦”了一声，紧接着却又问：“这话什么意思？”

任司徒来不及回答，此时的她已经走到了出口，放眼望去，除了堵在车道上的一排车子，还有无数撑伞的人徒步行走。而远处的露天停车场离她所在的出口足有三分钟路程，她现在去取车的话，绝对会被淋成落汤鸡。任司徒只能腹诽：这个体育场是哪个设计师设计的，一点也不人性化。

任司徒想到周女士还在等着自己，就不由得面露焦急，而她眼前的那一排车子中的其中一辆上，后座那个一贯淡漠的男人正看着那个突然出现的女人——

时钟一瞬不瞬地望着她，仿佛全世界就只剩下这么一个身影。起初目光中还带着一丝不确定，以至于他不得不微微眯起眼睛，尽力让视线穿过雨水的阻挡，直到笃信自己没看错后，他又蓦地回过头来，在车内四处看了看，立即以近乎紧绷的声线问司机：“雨伞放哪儿了？”

还没等司机反应过来，一旁的女歌手已疑惑地发问：“你要下车吗？”

司机很快找到了一把大黑伞，眼见司机正要撑伞下车、绕到他的车门外替他打伞，时钟浅声制止道：“不用了，我自己下去。”说罢已顺势接过伞，开门下车去了。

他倒是走得急，一旁的女歌手却看得一头雾水，忍不住频频望向窗外，想要看看到底是何方神圣请得动这个拽得二五八万的男人亲自去接。只可惜女歌手没能在人群中找到那个人，她的视线全被身材高大的时钟挡住了，只能看见时钟撑着伞在原地驻足了几秒之后，才仿佛鼓起了勇气走向前方，他的身影和雨伞一样黑，步伐也不快，但像是带着某种志在必得。

那边厢，正准备抱着寻寻冲进雨里的任司徒刚迈出一步，就不得不停下了——

一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撑着黑伞的身影就这样拦在了她的面前。

对方的个子虽然很高，雨伞却拿得有些低，伞沿正好挡住了脸的上半部，只露出线条有些锋利的下巴、微微勾着笑的唇角以及挺拔的鼻尖。

还不等对方收起伞，原本把头埋在任司徒肩窝里的寻寻回过头去，寻寻的视角比任司徒要低一些，先任司徒一步看清了对方的全脸——

“嘉言叔叔！”寻寻开心地叫了起来。

这时，伞下的男人才把伞沿抬高，露出那双带笑的眼睛，继而，再自然不过地张开双臂从任司徒怀中接过寻寻。

离这仿佛一家三口的三人不到五步之遥的时钟，蓦地僵立在了原地。

这边厢，寻寻十分配合地搂住了盛嘉言的颈项，“你怎么才来？演唱会都结束了。”

最初孙瑶准备了四张票，任司徒、盛嘉言、寻寻、孙瑶一人一张，临开场前，盛嘉言和孙瑶倒是很默契地都来了通电话，说会晚点到，结果其中一个至今还没出现，另一个索性演唱会结束了才来。任司徒方才刚挂了周女士的电话，还在厕所里疯狂寻找寻寻时，盛嘉言正好打电话来，说自己马上就到，问演唱会还有没有结束。不过好在有他这通电话，否则任司徒还真不知道临时找谁替她把孩子送回家。

小家伙对人向来冷淡，盛嘉言是少有的能和他打成一片的大人，盛嘉言习惯性地捏了捏小家伙的鼻尖，小家伙也没躲，就一直笑嘻嘻地看着盛嘉言。